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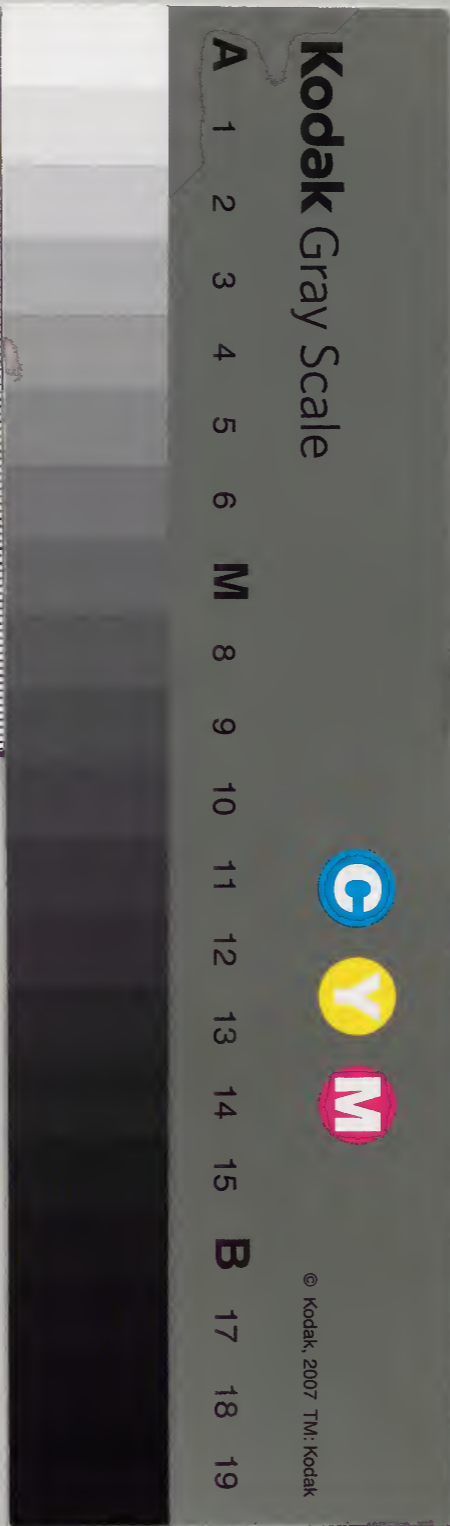
五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錄  
十二  
十七下

漢書門類		二 三 〇 七	九 〇 七	一 〇	一 二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		二 三 〇 七	一 〇 七	一 七	二 七
類		號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117
		冊數	12	( 12 )
		函號	別	51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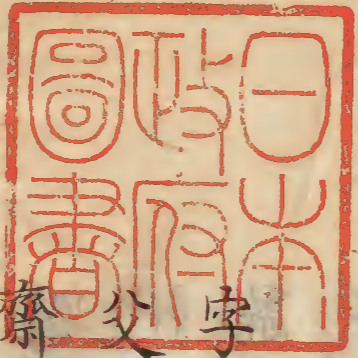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二

淺草文庫

朱熹 晦菴先生徽國文公



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為徽州人居紫陽山下  
父韋齋官游建之政和遂居焉先生年十四韋  
齋歿託孤於少傅劉子羽因居崇安縣屏山下  
從游於劉子翬紹興十八年登第授泉州同安  
簿考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待士思其教民  
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而後罷二十八年請



嶽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力辭三十二年  
祠滿復請隆興初召辭促行入對力詆和議除  
武博待次歸乾道初促就職復請祠而歸三年  
劉公珙在樞府奏除密院編修待次五年三促  
就職辭秋丁母祝氏憂六年胡銓薦召以母制  
辭七年召辭九年省劄屢催起發進呈請祠劄  
子百特改合入官主祠淳熙元年三辭改秩之  
命而後拜三年以龔茂良薦除秘書郎力辭主  
祠五年史浩議除中都官政府謂宜處以郡除  
在任奏事用劄子非舊制乞罷又以劄子  
移自劾再請祠者五將滿除江西倉待次以荒  
政修舉除直秘閣改浙東倉九年以賑濟功進  
職二等直徽猷閣劾台守悟時相改除江西憲  
力辭有毀陳氏之學陰詆先生者十年主祠十  
二年祠滿復請四月拜雲臺之命十四年主管  
鴻慶宮以楊萬里薦除江西憲十五年周相必  
大促奏事之任辭不許六月入奏畢除兵郎疾  
甚未供職兵侍林栗挾恨誣奏欺慢遂請祠除  
寶文閣主管崇福宮上悟其去復召又辭十一



月促入對再辭并具封事以進讀終除主管太  
乙宮兼崇政殿設書會執政右指道學為邪氣  
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外祠十六年進除  
秘撰從所請仍宮觀四月三辭職名五月從所  
請仍舊直寶文閣除江東運副力辭改漳州紹  
熙二年喪長子請祠除秘撰主鴻慶宮又除河  
南運副辭三年乞補滿宮觀除廣西經畧辭四  
年復辭鴻慶宮時趙汝愚在樞府除湖南帥辭  
不許五年至鎮寧宗在潛邸聞名卽位翌日首

制乞以修撰特制特講行且辭人奏上二制辭時

與宮觀宰相臺諫給舍異之除寶文閣待制與  
郡力辭遂行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  
鴻慶宮乞致仕不許慶元元年以疾乞休致冬  
詔仍秘撰二年御史沈繼祖奏褫職罷祠四年  
從所請致仕六年卒享年七十一嘉泰二年除  
華文待制郡不申沒以生存出命嘉定元年謚  
曰文三年贈寶文直學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  
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公淳祐元年上辛學  
詔列從祀



幼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卽了其大義書八  
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是便不成人間從羣兒嬉游  
獨以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於吏部  
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  
初冠字元晦屏山祝詞曰木晦於根春容皤敷人晦  
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  
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  
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  
越陋巷閭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慙貫  
道惟一首身則三來甫凡門羽羽內參學的飲上  
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百珍  
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開如源之  
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  
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克之益克借  
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愆動而思躋凜乎惴惴  
惟顏曾是畏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  
仲後書挑符曰佩韋遵考訓誨木謹師傳  
父疾革以家事囑劉子羽而訣於籍溪胡公憲白水  
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且俾先生父事之旣而稟學  
於三君子屏山嘗告之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



謂不遠復者乃吾三字符也勉之後以女女焉然  
不數年二劉公相繼而歿獨事籍溪頗久

紹興十七年年十八中建寧鄉舉考官蔡茲謂人曰  
吾取中一後生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它日  
必非常人

二十三年時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初章齋雅敬  
延平故先生往師之嘗言自見李先生為學始就  
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

人極頓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甚因

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  
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  
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  
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  
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  
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  
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  
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  
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七月之同安蒞職勤敏纖悉必親解有燕坐之室更  
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凡簿所當爲者大書揭之  
楮間職兼學事身率諸生屬以誠敬開以義理皆  
竦而師尊之

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卽位秋應詔上封事首論聖學  
次論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義理  
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  
也臣策之有百害無一利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  
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不  
改讓吾故乎於識監司者守令之紀綱朝廷者臨  
司之本今之監司病民皆臺諫宰執之親舊賓客  
顧陛下無自而知之

隆興初元將趨召命遇延平問所宜言延平謂今日  
三綱不正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  
皆趨利不顧義故主勢孤先生用其首說以對首  
論大學之道次言今日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  
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論古  
聖王制敵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  
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



在乎紀綱今日諫爭尚壅汝幸方張爵賞曷敢威  
罰不行民力已殫國用未節時王之望使慮未還  
湯思退力主和近臣曾覲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  
先生與魏良齋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  
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  
三奏論則不復聞聖語矣

乾道三年如湖南見南軒講論之語無所考見按南  
軒贈行之詩曰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  
石陞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含羞却來

遠野山阻魏初用牀隘數經得總心轉兩綱繆

六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  
謀南山對床語匪為林壑幽白雲政在望歸袂風  
颼颼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微  
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  
途可停輟勉哉共無斃邈矣追前修先生答曰昔  
日我抱水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醞要妙難各論  
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  
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  
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幸一被



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此  
語期相敦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而深相契者太  
極之旨也

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  
行間頗為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  
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是歲建大飢盜發浦城崇安大震先生請于府貸粟  
散給民免飢死社倉之法始此

六年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  
自台死至祥聖參酌古今編命曰家禮然未嘗為

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為一編命曰家禮然未嘗為  
學者道之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云

七年五夫三里社倉始成歲一斂散俾願貸者出息  
什二小歉則弛半息甚則盡蠲之

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資治綱目通鑑成綱放春秋  
而兼採羣史之長目放左氏而稽古諸儒之粹西  
銘解義成

九年大極圖傳通書解成編次程氏外書成  
淳熙二年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月相與  
擬周程張書闡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



號近思錄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爲學者當因此而入也壽錢東萊至鷺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執所見不合而罷

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初先生旣編次語孟集義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傳疏其所以去取之義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然辨析毫厘無微不至顯真讀書之龜鑑也又謂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

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文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爲說前後諸儒未能厘正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計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

六年知南康軍首下教三條一以役繁稅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便於孝弟忠



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詭學又立  
濂溪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陶靖節劉西園父子李公擇陳子齋  
復白鹿書院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  
學者

七年夏上封事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  
又在正君心以立綱紀今民間特苦重稅正緣二  
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用縣無復贏餘則不  
免二稅之外巧作名色以取民今民貧賦重若不  
計理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核

與則則可以歸並備備董統和天下細細不能以自立

必君心正大而後有所係而左君心不能以自立  
必親賢遠佞而後可得而正今陛下親密者不過  
一二近習而此小人者上則鼓惑陛下之心下則  
招集嗜利亡恥之士夫以入其門中外靡然向之  
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  
紀綱者而壞之

八年冬奏事延和殿極陳災異之由次言陛下即位  
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  
得其人是以下復廣招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



人以克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  
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  
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  
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  
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又欲兼聽士  
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  
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  
親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  
蠱心志晉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  
已斷其斷所於是深躡欲微掩此輩而此輩之勢  
益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  
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  
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徃月來浸  
淫晦蝕國家獨受其弊因條救荒之策七事以獻  
十一年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  
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  
克已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  
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修  
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僊



輩言之又答陳亮書箴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  
說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  
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  
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易數旣支離  
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  
然未免穿鑿傳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  
著策考變占爲次凡挂揲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  
儒之失

十四年入奏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  
其根以達其支云

十五年入奏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  
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  
燕閑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  
有未盡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  
盡是以除患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  
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  
非不厚而便僻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  
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



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  
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耻而未免畏怯苟  
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恨凡若  
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  
謹而察之此為天理邪為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  
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  
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  
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  
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  
將歸於正亦教新欽藹蘇賦以清要之使謂御於鄉  
州縣獎論甚渥是行也右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  
為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得惟  
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君乎

十一月趨入對遂上封事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  
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  
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  
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  
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  
也古者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



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  
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  
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爭之職凡飲食酒  
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  
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  
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  
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  
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  
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

備之家統朝恐其未及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古

便嬖之私恩遇過當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  
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  
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切  
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  
之手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未嘗  
得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  
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圍腹心之臣外交將帥  
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  
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



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  
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是王  
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  
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猥簿闈冗庸妄之  
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  
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游宴  
者皆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  
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  
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嫚媒狎  
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  
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  
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佐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  
其私邪之閉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  
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  
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  
先排擯此輩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  
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  
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



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天下已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未能深割私意而付諸外庭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綱紀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容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

期稱數少。觚楸賤。牛衣。藜藿。不。散。勸。必。欲。得。確。

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時文宰相可陷則陷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



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而易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豎是滿眼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捋寇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諸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才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擯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爲得人矣而豈知其估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如此而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邪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



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

戊申上封事有曰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切仰天顏已覺非昔時矣忠忱懇惻至今讀者爲之流涕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上眷愈厚而嫉者愈

紹熙元年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易取古文分經傳爲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爲一篇實諸經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小大遠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五年寧宗舊聞先生名恨不得爲講官卽位翌日召爲侍講八月發長沙十月入奏首論經權常變之



道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  
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  
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旣對辭待制侍講上手札卿  
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  
崇儒重道之意先生惶恐拜命

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勸上以求放心爲本以  
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講畢有可以  
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虚心嘉納焉

上之立也趙忠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未有其人

趙忠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未有其人

皇許之命復呼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  
胄自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自離  
長沙已聞之惕然以爲憂因疏牘微寓其意及進  
對再三面言之又約吏侍彭龜年同請對白發其  
奸彭出護使客韓益得志時忠定方收聚知名之  
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屢  
言於上又數書遣生徒密白忠定當以厚賞酬其  
勞勿使預政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  
畢奏疏極言之韓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首者



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  
及先生晚講留身申言前疏乞施行纔退卽降御  
批與宮觀丞相執奏不行內侍徑遣付下而臺諫  
給舍皆爭留不可先生遂去國歸過玉山爲其令  
講四端之旨

是冬竹林精舍成

後改滄洲

率諸生行舍菜之禮于先聖

先師以告成事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  
祝文曰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  
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惟顏曾

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  
如夜復且不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  
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建茲  
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  
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  
傳之方來永永無斁

慶元元年侂冑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中外震駭  
且創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封事數萬言  
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寃諸生力諫



遂策之遇遜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稿更號遜翁  
朝廷治黨人方急趙謫死于道  
二年冬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褫職罷祠者先生  
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爲和平翌旦諸  
生始知有指揮

六年三月先生素有足疾此年加以瘡隔之證醫者  
頗用駛藥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  
西銘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  
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  
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甲子命  
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革矣萬  
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  
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領之意若索  
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誤觸巾目  
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  
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哲人之萎豈小  
變哉

門人范念德率同門之士祭於墓隅曰天之生賢蓋



亦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厥惟孔艱是以殊邈  
先生之生黃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頽不知何  
年復此胚胎徒友紛集窀穸告期山哀浦思雲慘  
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先生自筮任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  
者僅九考立於朝者纔四十日而已

初居崇安五夫榜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識鄉關常  
在目也後築室建陽蘆峰之巔號曰雲谷其草堂  
曰晦菴自號雲谷老人亦曰晦菴因自號晦翁晚

諸子曲說不得干其私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  
乎幽不敢泛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穿百家終  
也韜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  
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  
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醇矣哉云云山林之日長  
講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  
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已莊與  
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  
而審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好若此者真公之學



也劉彌正  
議謚

嘗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  
蕭散冲淡之極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  
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  
讀語孟以探其本又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詞  
賦之宗學詩而不本之於此是亦淺矣後山詩固  
佳然前輩以為盡力規模已少變化然學者要務  
在反求諸已精熟語孟求所以見聖賢用意處  
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覺心中有三病云云曰若

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  
未嘗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  
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伎藝也只要  
熟熟則精精則巧

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為  
學初無現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  
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每各自一般說話後來  
見李先生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  
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个安着處



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个屋子安着身已方始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來未有安着身已處雖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着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自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个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个死物事又曰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又曰已前看得心只是虛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空明時那萬

近下漸漸覺實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省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濶去不可不察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某於科



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

曰初師屏山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  
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  
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  
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誦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  
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  
有所得乃見延平云云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  
於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  
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

某始處權處表揮問後見傳謀得也某始亦未得

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  
密由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  
任時年二十四至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只說  
不是却疑李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先生爲  
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  
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  
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  
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



來考竟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縮  
了一寸到今消鑠無餘矣

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  
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  
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  
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  
會耳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却不濟事某

章將諸家說看合

祇讀論語一日之間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

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着力推考

舊見李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  
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  
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  
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  
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  
推之萬事萬事不了何益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



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揚龜山之說如此  
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  
失者是如何

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某所以讀  
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意隨文  
解義

某少時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時却又較易做工  
夫了

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仔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  
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

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  
看一段必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得着落然  
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是亦抄出雖未  
如今集註簡靜然大綱已定今集註只就那上刪  
來但人不着心守見成就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  
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底只如何便自見得  
易非學者急務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



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  
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誦吟諷誦以  
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却  
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  
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註解便覺減了五  
分已上工夫更從頭諷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  
矣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一處通透了少間却  
多牽引前面疑難來此最學者大病

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銀硃畫出合處  
讀書用工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着心某舊  
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  
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  
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  
是心力已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  
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歲已後長進得某不多  
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它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  
家只平着心去秤停它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認  
它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



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  
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  
來覺見得才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  
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  
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它曲折恁地去又曰某  
覺今年方無疑

某當初講學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  
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去只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稍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

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它初問如此問又如  
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脉  
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  
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  
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  
去做工夫真箇是不同

先生學康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亦既有年  
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捨擊其



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

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

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趨論其是非未始不於

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和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



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致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克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徧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

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易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



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然通而晰，晰而信，信而化，化而爲道，道之傳始晦，於是竭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旣已極深研幾，探頤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侷，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



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  
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  
之難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  
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  
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  
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  
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然歷代史記則又考  
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  
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  
言大義鬱而不章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  
于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  
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  
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  
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  
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  
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  
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  
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



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辨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

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

先生旣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



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論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

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

也。並黃勉齋  
述行狀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踏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



露則據其言行又可略歟

同上

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齋其外以養乎內內則無貳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

凌躡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覆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溥然永釋怡然理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賢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粗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



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克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

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關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已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



橫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  
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  
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又嘗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  
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  
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  
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  
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  
還潔淨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詞氣而得詩人

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  
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  
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  
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  
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于其難  
謂春秋正意明道尊王踐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  
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  
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偏布周密  
綱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



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  
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尺牘之法以綱提  
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  
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  
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  
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  
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  
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  
據亦嘗討論本末探則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  
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躐於荆棘獲  
穽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  
其萬一也

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子思孟  
子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  
爲學其騫於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  
汎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  
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  
縛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



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  
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  
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  
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  
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  
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  
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  
經緯萬端本末鉅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  
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  
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論古今其應如響愈扣  
愈深亶亶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  
理而已矣

嘗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處  
亦當攷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  
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  
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  
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輾轉經傳遽  
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



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  
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  
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  
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廣大而科級甚  
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  
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  
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  
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  
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  
則不得而興自孟子沒十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  
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  
之正傳紹魯鄒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  
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  
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  
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  
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  
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  
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昧其旨



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  
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  
不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  
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觀也夫子之經  
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  
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並李方子  
撰行實

呂祖謙 東萊先生成公

字伯恭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  
公自壽春徙開封今爲開封人以祖致仕恩補  
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宏詞任南外  
睦宗院字教丁母憂免喪除太學博士試館職  
除秘書正字丁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  
爲秘書郎兼國史編修遷著作佐再遷大著作兼禮



郎冬以疾去職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  
書成除直閣主管武夷冲佑觀病間除著作郎  
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淳熙  
八年七月終年四十五嘉泰八年賜諡  
公之文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  
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液無所偏滯晚  
雖卧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  
可為後法

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

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貪而悻故韓魏起  
而亡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  
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  
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  
之事溫公論之詳矣今當論者通鑑之法昔陳瑩  
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  
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蓋丘子  
問於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曰人之所游觀其所  
見我之所游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為看史之法大



抵看史見治則以為治見亂則以為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為有

益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紀綱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

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具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

體益為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嘗其其為說一君統體在嚴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

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

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

萌芽察其所以然是為機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為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

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

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與張敬文書畧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



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相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  
積蓄未厚而發用大遽涸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與晦翁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之源凝聚得  
濶方始收拾得上

晦翁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  
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  
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  
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  
病耳

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  
嘗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雜文理密察縷析分毫而  
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先生答曰所喻誠為至論  
晦翁再書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裒多益寡論得恰  
好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  
不用其極然後心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  
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  
後繼之以篤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事  
嘗以此包彼而看亦偏廢也先生答曰所喻致知



克已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較重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衰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再書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以至論也

贊其畫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為涵中  
古之秘推其右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編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哭之曰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教夫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耶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而過將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



之辨而守之若誦曾有一毫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  
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  
以議兄之髣髴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  
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紓忠而羞為計  
秉義以飭躬而恥為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  
而吾伯恭猶欲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  
洪識量闊廓既海納而用停豈澄清而接濁矧涵  
濡於先訓紹文獻於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  
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  
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  
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  
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  
道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平  
握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  
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珍瘳極吾  
黨之哀惘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况辱與游講席深  
切情義綢繆毋前汨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  
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



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戩而有約蓋今命駕以  
來游欣此肯之可懷懷計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  
何不且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  
乃至此耶  
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曆一  
篇說渾天亦好  
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  
從心上起經緯底詩却不編入  
讀文鑑曰詩好底都不在上面把作好句法又無好  
觀先生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為懈至  
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瘁亦必謹焉則其審物  
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復見伯恭  
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  
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  
日記跋  
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為詳博然遣詞命意亦頗傷巧  
矣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  
處不曾子細研究如聞範之作旨意極佳



伯恭天姿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  
伯恭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  
和而且治處一本作和而且洽字據洽字於理爲  
是他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  
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粗了眼讀書須是先經爲  
本而後讀史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  
會嘗有人問他忠恕揚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  
自字敬夫親國忠獻公之嗣子蔭補承務郎紹興  
間忠獻出督奏公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  
除直秘閣丁父憂服喪長沙會盜起郴桂帥守  
劉公珙時問籌策還朝極言公學行志業除撫  
州守未行改嚴州召爲吏部員外郎未幾兼侍  
講尋除左司員外郎守袁州淳熙改元公家居  
累年上念公除禁職守靜江經畧治聞詔特轉  
承事郎進真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秘閣修撰湖  
北運副卽知江陵帥本路求閑未得而病革且



死猶手草遺表寫畢而絕此詔下除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淳熙七年二月也享年四十有八嘉泰八年賜諡

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質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

外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學甚易只是見得淺

伯恭之學大槩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又說不合同父之學正是如此

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問而一之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為有所長者正則則渙然統記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父之所長

伯恭謂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



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  
如歛藏持養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  
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伯謀利計切更不可聽  
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飲食不如意便取打  
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閉看忽然  
日覺得意是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  
氣質法

伯恭舊時性極偏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  
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  
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  
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  
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  
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之  
也

孝宗卽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己任起忠  
獻公都督諸軍事忠獻奏以公書寫機宜文字公  
時年甫三十內贊密謀外參機務夙夜慄慄直以



君父之責爲已憂有人所不得而聞者矣間以軍  
事入見上卽進曰陛下主念宗社之讐恥下閔中  
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此心之發卽  
天理之所存也願陛下勿怠此心而親賢稽古以  
廣克之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  
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

忠獻入行相事上時時獨召公入問方略上皇亦召  
對勞問賜金帶以寵焉忠獻辭位去公亦罷歸用  
事者遂罷兵與虜和虜反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

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  
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  
益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  
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  
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之  
也

孝宗卽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己任起忠  
獻公都督諸軍事忠獻奏以公書寫機宜文字公  
時年甫三十內贊密謀外參機務夙夜慄慄直以



君父之責為已憂有人所不得而聞者突聞以軍  
 事入見上即進曰陛下主念宗社之讐恥下閔中  
 原之塗炭場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此心之發即  
 天理之所存也願陛下勿怠此心而親賢稽古以  
 廣克之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  
 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以問方畧上皇亦召  
 忠獻入行相事上時時獨召公入問方畧上皇亦召  
 對勞問賜金帶以寵焉忠獻辭位去公亦罷歸用  
 事者遂罷兵与虜和虜反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

日者雖嘗詔以編素出師而玉帛之使未嘗不躡  
 其後是以和戰之念雜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  
 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  
 也今雖悉為羣邪所誤以至於此然能以是為監  
 而深察之使我胷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  
 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是乃所以為破  
 虜之一奇也然破虜之後益堅此心誓不言和專  
 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維一貫徹上下則遲以  
 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



知嚴州陞辭時宰相方籍恢復之說爲身謀而其所  
以爲術皆不出於正妄意公素論當與已合數遣  
人致慫勸公不答見上卽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  
立功無不如志以其胸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  
心而与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爭功不立豈吾  
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我  
之誠者乎誠能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  
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將不旋踵矣  
然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而所以

宰相方大言虜勢衰弱可圖往責陵寢之故以爲兵  
端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  
公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  
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曰虜中之事臣雖不  
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曰比年  
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  
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竇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  
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  
公遂言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不能



正名仗義以將天討而欲以卑詞厚禮求之其屈甚矣而異論者猶以為憂雖其不知大義之所存無足深責然意其亦有以見我之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夫必勝之形常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為今之計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為一事又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使必勝之形隱然在目則雖三尺童子亦且奮躍而爭

十二

一日奏事上問天公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女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公寢疾微吟云舍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終之理疾革定叟求教公曰朝廷官爵莫愛它底一朋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將死自作遺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己伏願陛下親君子遠



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永清四海克鞏不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來上耶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卒四日上乃聞之

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

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為郡必尊其學於靜江又特乘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中者亦必隨事教成而於孝悌忠信睦姻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為之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為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



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烏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益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

而不可誣也

朱子述行狀後

嘗曰廷對須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又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是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却交是當曰天下之事莫大於賢者不肯為則必有小人乘間攘臂而為之此天下之禍所從起也如本朝熙豐之初役法當革也科舉當變也冗官當去也神宗皇帝慨然欲更張之而當時諸老大臣皆以為不可神宗不快於心一旦王介甫以為可以必更於是小人乘間用事而天下之禍從此起矣



人言東漢之亡黨錮促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  
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  
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也使  
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

答鄭自明書云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者察  
已常踈濶狃於訐直者所發多弊病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  
礙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  
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  
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爲文多無節奏條  
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  
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願深察此言朝夕點  
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  
於有為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為言固當  
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為善向  
見舉措之間多有以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  
而罷之者亦大輕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贊其畫像曰橫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  
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至之功汲汲  
乎其幹文之勞侏侏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  
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  
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  
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廟  
曹也耶

哭之曰惟公家傳忠孝學道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  
望內為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  
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  
又厚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  
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

又曰嗟惟我之與兄胎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木窮  
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  
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  
偏亦有蚤所同擗而晚得其味蓋紛紛往反者幾  
十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云云兄喬木之故家我  
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



常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齋益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

十七

呂東萊哭之曰某昔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爲道公矣及聞公之論綱拳領掣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其天姿隘訥交際酬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天豈士爲知己盡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有不減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冥頑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已不黨同胸懷坦然無復隔閡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廣之馴致於以虛受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行爲社稷生民福



孰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亦無所復望雖然  
有一於此公在生之義上通於天養其志承其業  
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亦以存歿爲二者公之事親  
也念大恩之莫報各誠意之未享雖身在外心靡  
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爲間者  
公之事君也義理之火一識所歸永矢靡他至於  
參觀編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士先生之言  
行較較昧昧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亦以在亡爲  
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

十八

晦翁序其文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  
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間以會其歸則其所以  
嘿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  
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益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  
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  
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  
于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屨  
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  
不幸死矣云云敬丈夫姿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



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益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踈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後游之徒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兩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

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過為高遠之論

敬夫大聰明看道理不仔細

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敬夫見識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有病

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

說不覺會中洒然誠可歎服

並悔翁語







月卒年五十八淳熙三年追贈宣教郎直秘閣  
知有大志少長避郡庠事胡公憲奇之已而徧從鄉  
之儒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  
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

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薨海上歸葬常山  
傑雅然趙公又希奉檣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  
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譴傑長  
揖竟歸傑亦不能害也

被召命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

釋奠乎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車  
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應祀典河南二  
程倡明絕學以幸方來其功大請言于上廢安石  
父子勿祀而追爵二程使從食

又言大學之教宜行經術為先其次尤當使之  
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  
不聽

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  
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章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



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猶切宰相雅知元  
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  
遂以寧親予告

於學無不講而猶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  
及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畧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  
說聽者悚然

與人交盡其情然不為苟合長善救失惟恐不及後  
進有一長必亟稱而力推之位尊望重者苟有不  
合已意亦面質不避大抵為人最隆於義也

謀者相去豈止千百而已哉

自少時已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  
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間獨喟然歎曰上恩  
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  
予告而歸張南軒致書畧曰兄抗論切直悚動一時  
此書亦庶幾不虛矣但非惟善言之不用而遽使  
直士引去使人重憂歎耳聞大學多士有欲閑何  
蕃之意亦可見人心所同也

梅菴哭之文曰猗歟元履才英氣豪凌空趨遠志節



堅高爰自弱齡聲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迨  
夫中歲攷古驗今訂以經傳益宏益深聞人之善  
若獲於已推之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已擠  
之是振是拔力無有遺婆娑丘林歲月遲莫聘幣  
鼎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  
遑其歸歸來考槃于澗于陸悽悽之忠永矢弗告  
謂當暫愒尋復詔追誰謂一疾乃迄于斯念昔交  
誼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  
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奚  
卜長阪之阿兄所樂游孰云茲今有墳其丘謂我  
宜銘亦兄所寄行高文卑祇以為累日月有時漬  
綿束芻長慟寢門愧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  
感此哀誠來飲來食萋萋在門往寧厥宮沒而不  
朽君子之終

張南軒撰君墓表朱晦翁跋曰元履之葬其實銘之  
其曰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覲召還之命  
也時觀勢力方盛某竊過憂恐貽異時丘隴之禍故  
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復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



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白於後世其答乃繇  
於我每竊愧焉其後孝宗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  
履前所近說顧語執政龔公茂良等歎其直諒將  
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即下詔曰朝  
廷不可無直諫之士揆之雖死其以宣教即直秘  
閣告其第益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覲厚然實不及  
以政事元履自明皆深詆覲者上皆不怒而亟寵  
褒之無間存沒遠近傳聞感歎興起某且復記贈  
官事以明孝宗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

揆之本以白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爲學官在職未幾  
數上書論政以至力過近幸之不當進者遂不自  
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越五年而  
眷念不忘咨嗟憫悼錫命追榮如此嗚呼偉哉甚  
盛德也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爲如何耶因書所  
記并刻于石以答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  
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  
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頌道說更相勉勵而益勸

於忠謹云

晦翁記  
贈告復



劉清之 靜春先生

字子澄先世臨江人後徙吉之廬陵登紹興二  
十七年第授袁州宜春簿未上丁父憂服除改  
嚴州建德簿轉瑞州高安丞改撫州宜黃宰龔  
茂良周必大薦于孝宗召對除太常簿丁憂服  
闋倅鄂州歲滿諸司薦知常州未上改衡州當  
路惡之諷言者論罷差主管雲臺觀寧宗嗣位  
越月起知袁州而已病矣淳熙十六年九月歿  
享年五十七

亦不過耕與學耳公聞之欣然自是讀書勤甚比  
長受業於兄蚤夜力學忠意自修專以儀刑先世  
希慕性哲為事博極書傳而不專科舉之習

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數事  
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二曰正名實三曰使  
材能四曰聽換授除太常簿以啓謝諸公有曰有  
如懷祿希世將恐初心之遂亡倘或獻諛取容何  
待已知之不厚  
得守常州擬奏事畧曰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



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  
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  
意利國而使人謂之空文視之如無也蓋為治之  
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於理  
義者為難其人亦誣乎今日當精擇百官求其  
明於義理者以為監司為學官為守令為將帥則  
風俗知義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  
以儀刑萬邦者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理義將以紹  
復大業斯無難矣

盡取所習詞業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罷官嚴  
陵亟至東萊呂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  
漢張公守嚴陵時尚未識公已深知公為人其後  
書問性復神交心契公天資既高復從二三君子  
講學故所造日益超詣而當世鉅儒如玉山汪公  
巽嚴李公皆敬慕之  
公之學以力行切己為務不事空言燕居端坐終日  
欽欽非繕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見義必為無所顧  
慮訓誘後進唯恐失一士有一善則亟稱而成就



之代也。夫一士百一。其後世。而。常曰。苟志於學。而乃唯性理文書。是傳是玩。嚮善士。大夫是板。是慕。與向來眩於文章。溺於訓詁。流於異教者。同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於常情。為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於常情。為未傷。試思是時。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於容貌。顏色。詞氣。用力。如曾子。或於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舉而行。誰能禦之。與人交。推誠懇惻。語約理盡。見有親者。必勉之以孝。

之過。慘然如痛在己。尤愛惜士類。

常歎曰。介甫不憑註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於己者。反不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于今後之君子。必不安於註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則人才自出。治道自舉。

書贄晦翁畧曰。王承告其子毗。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某讀此。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學之於



人切矣宜乎父子之間見其至情丁寧而不敢忽也始某讀論語得元祐以來諸老先生說以為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二三君子之所在者於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體弱不能徒行貧無僕馬不可以遠適一也位卑身賤有在上者則不可扳而求之二也世道之衰屈身於勢利者不怪一從學士真儒考德而問業則曰是好名者三也云云二三君子不幸已死則無可言者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見之便其

某少壯不務學力長大懶拙於義理少所開明又獨立無朋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物亦多齟齬非時異事殊某未之學耳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說學之為學無與為對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耳故不必言此學若世人不肯明言此學者乃要與外邊鶻突臨時向背耳尚何云學哉晦翁復書曰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雅途既有聞於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



將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者而然耶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以勝  
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  
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疾矣願以聖賢之言反求  
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  
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  
則無由明爾若夫涵養之功則非它人所得與在  
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朋友講學  
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  
公沒晦翁祭之文曰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篤淳之行  
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  
則信義昭著居間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眾人之  
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眾人之所不  
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益孜孜焉無所不  
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  
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游則常幸其有思齊聞  
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污招過之  
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譽



寡而蒙毀象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齋志以沒地  
也是豈不可為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  
結交好切磋之益歲晚益親然而病不能伸執手  
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人病  
衰而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  
涕泗交流嗚呼子澄其尚能有以知子之悲也耶  
或言公在衡州立望祀山川壇晦翁曰而今有司只  
合奉行朝廷制度士大夫自去創立亦自不便張  
公敬夫亦好如此恐非中庸不取作禮樂之意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叅正

馬嘉植培元

陸九齡 復齋先生

字子壽撫之金谿人入大學為學錄乾道四年  
登進士第授桂陽軍教以親老道遠淳熙甲午  
改興國軍教丙申到任丁憂服闋庚子春調全  
州教九月卒享年四十九

幼明悟端重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秦檜當國場  
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



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雅以放逸自許慨然歎曰  
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  
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行  
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  
精詳

兄弟皆志古嗜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閭閻侃侃和  
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為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  
資取者非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為多焉  
休假則與弟子適場圃習射曰是故男子之事也

舍民走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人多不悅先  
生曰古者長比閭之士卽伍兩之卒也士而恥此  
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  
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彼乘是取必於閭里  
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入境閱習屯禦皆可為後  
法

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  
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胸糾  
纏膠轕雖善辨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啓告莫不渙



然釋其疑而退非唯動悟孚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既專且久人之疾疢皆嘗折肱浮湛滑濇適中其病聽之者於心有戚戚焉至於杆格不人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益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固於異端小道者既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既其文而不既其實摹規而畫員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

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晦菴餞東萊至鵞湖先生兄弟來會講論先生作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象山和云墟墓興衰宗廟歛斯入千古最靈心涓流積至滄浪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至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須先



辨只今晦菴和二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  
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在藍輿度遠岑舊學高  
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升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  
信人間有古今

東萊東晦菴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  
以鶩湖前見爲非甚欲着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  
相識中甚難得也

晦菴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  
轉步而未嘗移身回思鵝湖講論時氣勢今何止  
念少焉正臥整衣衾理鬚髯怡然而終所謂仁以  
爲已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之

張南軒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  
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  
下世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耶

先生沒東萊又與晦翁帖曰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  
力行深知舊學之偏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  
極有所係也

晦菴祭之曰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



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况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  
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  
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  
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  
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乎  
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反而  
深觀遂逡巡而旋反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  
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  
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在車而來教相與  
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  
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  
吝之私邪

陸九淵 象山先生文安公

字子靜復齋之弟登乾道八年進士第淳熙元  
年授洪之靖安簿未上丁繼母憂服闋調建之  
崇安簿八年以史浩薦除都堂審察不赴九年  
以待從薦除國正十年遷勅令所刪定官十一  
年修寬恤詔令書成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



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旨至管台州崇道觀  
十六年滿祠光宗登極除荆門守紹熙三年冬  
卒于官享年五十四嘉定三年賜諡  
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幼不戲弄  
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  
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  
忘寢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讀不苟簡勤於攷  
索

嘗曰非角時聞入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

登第考官呂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  
先生曰未嘗欵承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  
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

史浩薦之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  
理融出於自得

淳熙辛丑二月寓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  
喻於利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入之所喻由其所  
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  
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



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利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  
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拔與有司好惡如  
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  
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  
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  
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  
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  
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  
而曰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  
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  
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  
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俱至于白鹿書院請得  
言以警學者子靜旣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  
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  
痼之病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於此反身而深察  
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自少時聞靖康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

貴溪有山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形如象遂名曰象山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

示象山學者曰道不遠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毋徒宿吾方丈日鄉羣山得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

于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

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腹背心脇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



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工旬訖築

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爲民祈福先生會史民講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克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

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欽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卽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此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欽此五福以錫爾庶民



守令承流宣化卽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

若飛鶴翔空若龍騰水作不此心實富貴爲福也

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白害其身此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事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



忤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卽是福  
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  
福祥災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  
也

初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卽已分內  
事已分內事卽宇宙內事

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  
心卽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  
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  
心同此理也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不正  
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  
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  
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

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  
必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



原不爲章句訓詁惟孔孟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  
之良天所與我信口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  
賢與我同類

公見理昭徹加以涵養故能成已成物四方之士風  
動雲集公矩矱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銷沮  
論說爽厲聽之者如指迷途出荆棘質諸遺編義  
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在毫芒疑似之  
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克乎自  
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獨與理會哉 孔煒議論

不通是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可得而  
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變化先生之變  
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  
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  
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  
學者不可自棄 門人楊簡  
撰行狀

東萊東晦菴曰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  
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  
晦菴答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如



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  
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  
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  
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却  
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  
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着邪字閑字方  
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  
却說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  
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其病恐未必是看

此

初先生之兄子美

九韶

嘗有書與晦菴言太極圖說

非正曲加扶掖終爲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  
加無極二字晦菴答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  
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  
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  
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爲然而詆濂溪不已先生  
因爲之辨以詆濂溪

第一書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足形而上者况太極乎  
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  
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  
有也而宋儒爲書少許本又曰晦菴答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  
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  
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  
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  
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  
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  
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  
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  
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箇太極乎之  
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  
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第二書曰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  
面必不更着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



之床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上之屋老氏以無  
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  
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  
諱也

晦菴答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  
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  
仔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先生再書辭加憤厲晦菴答之以爲凡辨論亦須平  
心和氣仔細精詳反覆思量務求實是乃有歸着  
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  
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

晦菴曰熹見延平因論象山之學子靜說語常是兩  
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  
他所以不說破處便是禪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  
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問象山師承曰他們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  
師傅入學都是就氣稟上做偏了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在盡廢講學而專務踐



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  
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  
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  
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  
以一毫人欲雜乎其間  
子靜之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持此陵  
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  
而失之

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以來  
不可揜諱

子靜使氣好爲人師要人悟

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箇門戶尚有所據

曾祖道曰頃年亦嘗見象山晦菴笑曰這好商量公  
且道象山如何對曰象山之學某曉不得更是不  
敢學曰如何不敢學對曰象山與某言目能視耳  
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  
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



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某對他  
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象山曰吾  
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某曰此恐只是  
先生見處今要某便如此却恐成猖狂妄行蹈乎  
大方者矣象山曰纏繞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  
晦菴曰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江西大抵秀而  
能文若得人點化是多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  
責者

呂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爲說久之必



陳亮

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首賢能之書尋預壁  
水之選孝宗朝六達帝庭上書論恢復大計又  
伏闕論宰相非才無以係天下望垂拱殿成進  
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不報光宗卽位  
伏闕上鑿成箴又不報紹興四年舉進士上親  
擢之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享年五



十有五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為褒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以虜仇未雪為國大恥六詣天闕上書皆主於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復仇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之句其稟性忠誼至老彌篤云

紹熙戊戌正月丁巳守闕上書其畧曰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所以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膻而又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洩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係也方南渡之初君臣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天下之氣墮矣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復知兵戈之為何事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人情皆便於通和者



所以成止下苟安而為妄庸者兩售之地也書奏  
不報之世其謂大將也其謂大將也其謂大將也

再上書畧曰陛下厲志復仇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  
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靡之隅以圖中原則  
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  
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民籍  
則不足以兼天下之智勇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  
陛下有為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而願得  
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畧  
臣恐天下豪傑將測陛下之意嚮而雲合響應之  
勢不得而成矣

又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然變通之  
道有三有可以為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五  
六十年之計有可以為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  
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  
一聽之臣不泄之大臣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  
亦姑取其大體可言三事以答之一曰二聖北狩  
之禍蓋國家之大恥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



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仇恥之當念正在  
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  
報私仇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  
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  
之不給又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  
三曰藝祖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  
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  
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  
反其道而用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於乏

所與大臣論者大畧如此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  
踈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

戊申歲再上書畧曰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  
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  
路法不得以自用其凡人不得以自用其智二百  
年之太平由此出矣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知  
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  
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文法之中無人能  
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



其誰肯信乎陛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臣所能附會也

紹熙初上皇帝鑒成箴一首其辭曰五閔失馭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字縣瓜裂干戈日潄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揚州重進誅殛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棟懾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踰躅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虜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擲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鞋綠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陞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



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  
我氣旣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  
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  
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旣困國用亦乏厥  
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嶽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  
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窠熊  
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國祚  
若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匆遽渡江心  
瞻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于泖  
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迨漢唐只是人欲信斯  
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  
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諸  
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  
不寬哉

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乎正故  
其射一出一入而卒歸于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  
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廣故也故某嘗有言三  
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



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宏大開廣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時微眇不易推廣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入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程若在猶當正色而辨明之某之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黑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

又曰某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若謂其假仁詐義以行之切恐待漢唐之君大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氏獨禮貌之眼目既高於駁雜之中有以得其心故當波流奔迸利欲百端宛轉



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此君子之道所以  
爲可貴耳若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  
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  
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  
間成一大空缺人道泯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  
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某之不  
心服也

晦翁答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瘁得失本無足  
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  
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曰若高帝  
則私意分數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  
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  
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旣  
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  
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  
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  
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  
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



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孔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洒磊落耳

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能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點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有以得之於我

云云



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舉其終始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少不合於義理者常大而多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缺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于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

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壙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

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



嘗不長大人但貌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即便  
掀却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  
然此一種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  
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老兄志大  
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  
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爲深賀然出身事主由  
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  
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  
義利雙行王約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

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並晦  
翁書

晦翁以道學爲一世師表而公與之反覆議論略不  
少假借至謂研窮理義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  
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  
正睥面盎背則某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  
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  
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世  
俗所謂麓塊大齋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  
一日之長



紹熙天子廷策多士擢公第一誥詞云 某官 三歲大  
北人徒知爲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設  
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  
法也廷策者再乃始得汝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  
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  
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  
茂遠業以須登用

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  
第後謝宰執其啓云數十年窮居猷畝未諧豹變  
明窓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  
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  
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  
多知自吹噓之力又云某敢不益勵初心重溫舊  
業以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  
請從今日

公才氣超邁下筆立就數千言畧無疑滯議論風生  
亶亶不倦其視當世苟祿竊位之士蔑如也嘗自  
贊其畫像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



而舞惟稟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  
服謾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賦之一似  
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  
虎

稼軒辛幼安祭之曰嗚呼同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  
雄偉珠明玉堅人方窘步我則沛然莊周李白庸  
敢先鞭同父之志平蓋萬夫橫渠少日慷慨是須  
擬將十萬登封狼胥彼臧馬輩殆其庸奴天於同  
父既豐厥稟智畧橫生議論風凜使之早遇豈愧

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誦三書世無揚意孰主相  
如中更險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殺我獨憐才脫廷  
尉繫先多士嗚耿耿未阻厥聲浸宏蓋至是而世  
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爲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  
之難自古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乘崖公而  
不遇安得征吳入蜀之休績大原決勝卽異時落  
鬼之齊賢方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夫上之人謂握  
瑜而不宣今同父發策大廷天子親寘之第一是  
不憂其不用以同父之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



爲所不能自爲者天靳之年閩浙相望信問未絕  
子胡一病遽與我訣嗚呼同父而止是耶而今而  
後欲與同父懋鵝湖之清陰酌瓢泉而共飲長歌  
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耶千里寓辭知悲之無益  
而涕不能已嗚呼同父尚或臨監之否  
晦翁曰同父才高氣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  
地不清和也

又曰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一

蔡元定 西山先生

字季通建之建陽人師熹晦菴慶元初年黨禁  
禍作奉旨編管道州次年卒于貶所嘉定三年  
夏旨贈迪功郎

慶元丙辰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  
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  
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誼之徒以益其黨伍相



與餐麤食淡衣褻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  
或坐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蜮其  
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別州編管

丁巳正月晦翁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晦  
翁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爲和平翌日  
諸生乃知有旨揮

郡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爲變毅然上道晦翁與  
諸所從游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晦翁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

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

又按別錄云晦翁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  
舟就賤過淨安晦翁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  
外無嗟勞語以連日讀參同契所疑叩蔡蔡應答  
洒然少遲諸人釀酒至飲皆醉晦翁間行列坐寺  
前橋上飲回寺又飲晦翁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  
善卽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

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欲  
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參



同契頗有趣知予周萬遍非虛言也  
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為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  
可歎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  
德之深也同書又知與余相契之深也  
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先景想已不多病  
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繙動冊子便覺前人  
濶畧病痛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  
述之念亦是閑中一大魔障欲立去之而未能以  
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

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  
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訂耳

並晦翁書

戊午歲元定卒晦翁哭之慟冬十月祭之曰某竊聞  
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羈旅之襯遠自春陵言  
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于柩前嗚呼哀哉  
尚享  
又與勉齋黃幹帖云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一寺  
中先買一地在其前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尚何  
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



十一月六日晦翁遣男祭其葬於其行也哭而送之  
曰嗚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  
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  
人也果何爲耶西山之巔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  
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出  
之約至于今日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  
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  
矣哀哉哀哉

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

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  
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  
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故其貶也恨無與晤語者  
其歿也祭之蓋深致其哀焉

勉齋黃文肅公曰晦翁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公之  
來先生必留數日徃徃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  
游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  
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  
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



門可謂傑然者矣

劉文簡公

煥

表其墓曰先生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

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  
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攷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  
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於一方技曲學異端邪  
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奧旨人所不  
能讀者一見卽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難  
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  
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  
孫滿堂教其子與進學未嘗不執凡論說凡

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  
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于異端之說也故文公  
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元定作律呂新書晦翁序之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  
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  
不行於當時而其爲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  
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歷魏周齊隋  
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  
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



而胡阮李范馬劉揚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  
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黷涅之餘而能有以  
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  
猶有未摠是故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  
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為意者則已甚矣吾  
友蔡君元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  
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  
卷凡若干言予每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鎮  
密而通暢不為牽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

之數則漢觚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  
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  
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  
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  
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  
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  
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而又  
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  
拘牽於習熟見聞之近卽肆其胸臆妄為穿穴而



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  
抉參考互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  
融會貫通焉斯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求  
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  
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  
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  
以諧神人當是時也受一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  
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逮公孫述之瞽師  
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

鄭議和詩未末御卷末末編能輔內久作思眼

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  
過而僅得其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爲能  
知已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  
欲均調節籥被之管絃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  
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序正邵氏皇  
極經世之曆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  
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夫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又曰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  
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曆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



日又成一律要盡合古法

其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毫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毫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為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

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朧朧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初太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元以八十一為分太衍之律乃以一百六十一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為元三千四十為分皆附會牽合以此



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先生曰康節之律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績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嘉定庚午夏追贈季通初秩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色求訪將以用之不屑就也紹定三年五月歿

年六十四

西山師事晦菴而晦菴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奧傳微辭突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者蓋引以自匹也君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菴遊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爲環牀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又失其傳西山獨



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

君受父師之記廩廩焉常若有負益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徃徃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左偶者象之所以存而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

備候九初九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則未易

昧象數之源空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子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偽學之論興聘君遠謫春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說浩然無



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聘君不幸沒貶所復徒步  
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  
吾寧隨所止而殞不忍累其先也  
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  
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  
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爲文公所歎重然學  
者鮮闕其微間以叩君毫分縷析使人洒然亡疑  
至象緯運行陰陽嚮背歷歷如指諸掌  
其噉嘍懶翰駢辭俾賺汰泊漉以獨靡軀神徑其於  
以詩自命而已







聖德以永其傳則長昭之素願也度以宋元繫  
三十種為獻是其一也  
文化五年二月



下總守市橋長昭謹誌

河三亥書



